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續編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孔廣平

通鑑續編卷十一

元 陳桱 撰

辛巳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遼天祚帝延禧乾統元年）春正月皇太后向氏崩○遼主洪基卒孫燕國王延禧立（遼主卒於混同江之行宮年七十遺詔立其孫延禧延禧即位是為天祚皇帝二月改元詔為耶律伊遜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以張孝傑家屬分賜羣臣道宗即位之初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菑䘏患粲然可觀既而行讒訕之令重告訐之賞羣邪並興讒巧競進賊及骨肉諸部多叛甲兵之用無寧

日馬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髪三千尚足與論治道哉

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右正言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詔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

亡不堪柰何璀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絶之語耶惇默然而止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歳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

以趙懷德知湟州○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五月奠欽聖憲肅皇后○作觀成殿于景靈宫奉安哲宗神御

六月范純禮罷時韓忠彦雖為首相而柔懦不決曾布遂專政漸進紹述之説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

純禮從容言於帝曰通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譏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會左司諫江公望上疏言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已為同忠於君為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倂時事必指為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

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以示純禮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向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穎昌府

秋七月安燾罷○罷左司諫江公望時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故罷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楶同知院事陸佃為尚書右丞○冬十月李清臣免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罷權給事中陳瓘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

語丁正彚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具書之但郊祀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彚願得書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誶語攉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攉知泰州

遼主追尊其考妣為帝后遼主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為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尋誅伊遜黨徙其子孫於邊發伊遜塔喇台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

十一月以陸佃温益為尚書左右丞益初知潭州凡遂臣在其境內如鄒浩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吕希純吕陶輩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悦之

復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

旨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幛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録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宫言之由是宫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彦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西蕃賒羅撒為邈川首領賒羅撒隴拶之弟也詔改明年元為崇寧曾布主於紹述請改元崇寧帝從其言鄧洵武獻愛莫助圖詔以為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宗彦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彦更神宗之法是忠彦為能繼父志陛

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温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壬午　崇寧元年遼乾統二年　夏貞觀元年　春二月以蔡確配享哲宗廟庭○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三月詔

官者童貫製御器于杭州○夏五月韓忠彦罷忠彦為相

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於是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彦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逐罷出知大名府

復追貶元祐黨籍司馬光四十四人官諫官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在但可據而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文彦博等四十四人貶奪有差詔籍元祐元符及今黨人不得與在京差遣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

除韓忠彦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覿豊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安世范純粹劉安世貫易

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瓘龔夬汪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彥臣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譚扆楊偁陳佝張琳等並令三省籍記不與在京差遣

內侍請以金飾宮宇詔罷之

帝新即位思節冗費後苑嘗欲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為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今罰內侍請者

陸佃罷

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兢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

懲元祐黨徊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徊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卒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鼇善鼇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鼇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德安監鎮黃廷堅言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由是深銜二人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六

月詔脩神宗所定官制○追封商逸民伯夷為清惠

侯叔齊為仁惠侯○閏月曾布免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婿父陳佑甫為户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怒爭辯久之聲色俱厲温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悦殿中侍御史錢遹言布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遽變炎涼鈎致齊人之竊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於是布請罷出知潤州安置知越州鄒浩于永州○秋七月詔內外官並以三年成任○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焚元祐法○詔置講議司於都省命蔡京提舉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

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熈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章楶罷○復罷春秋博士○八月初置安濟坊于郡縣養民之貧病者○詔天下興學貢士

蔡京請天下州縣並置學州置教授二員縣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至則附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州給常平或係省田宅充養士費縣用地利所出及非係省錢凡州縣學生曾經公私試者復其身內舍免戶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戶法凡州學上舍生升舍以其秩即貢入辟雍長吏集閭

郡官及提學官具宴設以禮敦遣限歲終悉集闕下自川廣福建入貢者給借職券過二千里給大將券續其路食皆以學錢給之如有孝弟睦婣任恤中和若行能尤異為鄉里所推縣上之州免試入學州守貳若教授詢審無謬即保入貢不實者坐罪

作辟雍

蔡京請建外學以待州縣學之貢士乃詔將作少監李誡即京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學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可容三十人是為辟雍京又奏古者國內外皆有學周成均蓋在國中而黨庠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皆興學貢士即國南郊建外學以受之俟其行藝中率然後升諸太學凡此聖意悉與古合令上其所當行者太學專處上舍生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其敕令格式悉用太學規制國子祭酒總治學事外學官屬司業

丞各一人稍減太學博士正錄員歸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又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

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

○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九月初置居養院於京師以處鰥寡孤獨者仍以戶絕財產給養

詔中書籍元符三年日食上書人為正邪黜陟有差初元符末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至是蔡京與其黨葉夢得強浚明強淵明等議請下詔籍其章疏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凡四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四十

一人為邪等降責有差

治議復元祐皇后者貶元符宰執韓忠彦曾布李清臣黄履官安置侍從臺諫曾肇豐稷等十七人于遠州以馮澥為鴻臚寺主簿

内侍郝隨諷蔡京再廢孟后會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言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有何不可於是侍御史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等乞治元符末大臣嘗請復元祐皇后而廢元符皇后事乃詔降宰臣韓忠彦曾布官追貶李清臣為雷州司户參軍黄履為祁州團練副使而竄翰林學士曾肇中丞豐稷諫官陳瓘龔夬等一十七人于遠州擢澥為鴻臚寺主簿

蔡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

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張士良等百二十人為姦黨請帝書之遂刻石于端禮門

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畧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侍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

冬十月蔣之奇罷○詔責降人不得同州居住○復廢元祐皇后為仙師出居瑤

華宮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
皇后得罪先朝貽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
賓太后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
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
固已洶洶乃至跡涉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
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
大正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
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
元祐皇后於名為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為不
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
之師言則大以為不然況既為先朝所廢則宗廟祭
告歲事薦享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萌厭斁之心萬
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
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於是蔡京許將溫益趙
挺之張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
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

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帝從之乃加賜后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師復出居瑤華宫

罷元符臣僚劉奉世等二十七人祠禄生元符末黨與變法也以蔡卞

知樞密院事○遼蕭哈里叛入于阿克占部生女真部節度使英格誅之蕭哈里叛刼乾州武庫器甲遼主命北面林牙郝嘉努捕之哈里亡入於係案女真布札爾水阿克占部遣其族人額特呼至生女真結和約同舉兵英格執之會遼主命英格捕討哈里英格募兵得千餘人凡子阿固達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水盖先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也及與哈里遇時遼兵追哈里者數千而不能克英格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遼將許之英格使阿固達與哈里戰阿固達策馬而進哈里中流矢墮馬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亟哈里首遣使

獻於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英格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十二月議復湟州

貶元符宰執韓忠彥曾布安燾范純禮蔣之奇等官　蔡京蔡卞請復湟鄯且薦高永年王厚為帥於是治棄湟州罪貶忠彥及燾為節度副使布為賀州別駕純禮分司南京奪蔣之奇職凡預議者皆貶黜有差　追謚哲宗子鄧王茂為獻

愍太子　初鄒浩名自新州入對帝首問及諫立后事奬歎再三詢及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貶竄浩等　詔

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沅州傜入寇

癸未二年遼乾統五年春正月安置知越州鄒浩于昭州○安置元符末臺諫官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陳瓘廉州任伯雨昌化軍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知荊南府舒亶平沅州猺取誠徽州亶平辰沅州猺賊復誠徽州改誠為靖州徽為蒔竹縣以復荊湖疆土曲赦兩路温益卒益仕宦從微至顯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傅會蓋天性也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宮名

宗更榷茶法置諸路茶場茶自嘉祐通商至熙寧中李稷蒲宗閔稍復榷法而利復歸於官至是蔡京請仍舊禁榷官買即産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户私易之禁令商人於在京榷貨務及所在州郡自買於場户茶貯於籠篰官為抽盤循第敘收息訖批引販賣歲入百萬緡以進御命京城所主之自是盜販公行民滋病矣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擅到闕下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

策進士于集英殿賜及第出身五百三十八人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蔡京請之也

夏四月詔毁范祖禹唐鑑蘇洵蘇軾蘇轍黄庭堅秦觀文集○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

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〇除直祕閣致仕程頤名自頤

涪從峽復直祕閣言者希蔡京意論其學術頗僻素行譎誕専以詭異聾瞽愚俗乃毁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乞下河南盡逐學徒

詔内侍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王厚復湟州

羌人多羅巴奉溪賖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吏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蔡京因言内客省使童貫嘗使陜右審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為最悉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韡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知岷州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

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遂按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減囚罪一等　秋七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罷歸○詔自今戚里宗屬勿得為執政官○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差遣○八月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彦安燾范純禮蔣之奇等官○大𤣥詔有司酺祭○張商英罷商英與蔡京不合數詆京身為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為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祭司馬光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九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並與外祠選人不得改官　置醫學○詔建

崇寧寺于諸郡○始正吏部選人階官國初以來選人階官七等

其一曰三京府判官留守判官節度觀察判官其二曰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防禦團練判官其三曰軍事判官京府留守節度觀察推官其四曰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其五曰縣令録事參軍其六曰試銜縣令知縣事其七曰三京軍巡判官司理户曹司户法曹司法參軍主簿縣尉七階選人須三任六考用奏薦及功賞乃得升改凡改官其第一階進士則授太常丞餘人太子中允第二階進士則授太子中允或秘書郎餘人著作佐郎第三階進士授著作佐郎餘人大理寺丞第四至第七階進士授大理寺丞餘人衛尉寺丞惟判司主簿縣尉七考乃授改官其不及考者遞降一等凡非登科及特旨者年二十五方注官凡三班院二十以上聽差使初任皆監當次任為監押巡檢知縣凡流外人三任七考有舉者

六員移縣令通判有班行舉者三員與磨勘凡進納人六考有職官或縣令舉者四員移注四任十考有改官者五人舉之與磨勘大率反以職為階官而以差遣為職名實混淆元豐雖定官制而此亦未正刑部尚書鄧洵武極言之遂定選人七階曰承直郎曰儒林郎曰文林郎曰從事郎曰通仕郎曰登仕郎曰將仕郎以易前奬後改通仕為從政登仕為修職將仕為廸功而專用通仕登仕將仕三階奏補未出官人承直至修職須六考廸功七考有官保任而職司居其一乃得磨勘坐愆犯則隨輕重加考及舉官有差

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于州縣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

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高麗使人如生女真部

女真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来英英格遣人送之還境上醫者至言於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王乃通使于女真自是来往不阻英格既破蕭哈里使人報捷于高麗高麗復使人賀之英格遣其族弟色克報聘高麗待之甚厚

冬十月遼生女真部節度使英格卒兄子烏雅舒嗣

英格死和哩布之長子烏雅舒襲自烏古鼐以来兩世四人志業相因卒定離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英格又用阿固達之請令諸屬部不得擅置信牌馳驛訊事由是號令始一遂闢土東南至於伊勒呼海蘭扎蘭托卜古倫東北至於五國矩威圖塔矣

十一月詔禁以元祐學術政事授業者○遼主謁太廟

遼羣臣上尊號于遼主遼

主受之因謁太廟更玄祖伊德實為肅祖昭烈皇帝德祖色勒迪為懿祖莊敬皇帝

遼以宋魏國王和囉噶為太叔徙鄭王淳為越王

和囉噶興宗之子也淳小字贔呼和囉噶之子篤好文學昭懷太子之得罪道宗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自北平郡王進封鄭王至是徙封越留守東京

遼主名監脩國史耶律儼纂諸帝實録

遼主名知樞密院事漆水郡王耶律儼纂太祖以下諸帝實録儼撰成七十卷儼本姓李父仲禧為南院樞密使賜以國姓儼以進士從政廉能國人莫不譽之

更鹽鈔法

初陝西芻糧不足募商人入中雖有數倍之息而苦於回貨於是官為積鹽於解池積錢於在京榷貨務積鹽鈔于陝西沿邊州郡商人以物解至邊入中即請鹽鈔以歸徑請鹽於解池故商人無滯而邊備不

之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强而固恩寵乃更其法俾商人先輸錢於榷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授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矣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官

纂府銅融州邵州蠻内附

甲申 **三年** 遼乾統四年 **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毋得至京師○鑄當十大錢** 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而未嘗鑄當十也至是蔡京請鑄於諸路與小平錢通行於時

以蔡攸為秘書郎 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攸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

有寵至是自鴻臚卿賜
進士出身拜秘書郎

鑄九鼎

元豐中知禮院楊傑言樂音多疵詔范鎮劉几與傑參定几傑所奏下舊樂三律鎮以為聲雜鄭衛且律有差宮商易位專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以為定樂當先正律乃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元祐中鎮請太府銅造律度量鍾磬等式上之其樂復下李照樂一律有奇然鍾律之議司馬光與范鎮論辯者三十餘年終不能相一周敦頤程顥張載皆有樂論亦未究其要及帝即位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羸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擢其客劉昺為大司樂付以樂政昺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取帝指三節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黃鍾之律成請先鑄九鼎

以備百物之象帝從之漢津本刺員兵士自云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以李良授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三月置文繡院○高麗侵生女真部

高麗既與生女真部通好會烏雅舒遣碩碩歡以錫馨圖們之兵往伊勒呼嶺徇海蘭甸之地下其七城高麗使人謂碩碩歡欲有議事乞遣使焉碩碩歡使博魯往而海蘭甸亦使二詳袞如高麗高麗執二詳袞而遣博魯還於是五水之民皆阻於高麗高麗攻女真碩碩歡大破之殺獲甚衆追入其境焚掠戍守而還高麗復攻之碩碩歡以五百人禦於布騰水又大破之追入布騰水逐其殘衆

踰境於是高麗王懼遣還所俘而請和烏雅舒命碩碩歡立幙府於瀕水察其嘗除與高麗往來為亂階者即正其罪餘無所問由是使好復通

夏四月王厚復鄯州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別將張誡將右軍出宗谷而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宗哥川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背親帥强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來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鄯州城門以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詔改鄯州為西寧州隴右節度

罷講議司

五月更知開封府為牧尹○改六曹名改定六曹以士戶儀兵刑

工為序增其員數倣唐六典易胥吏之稱

王厚復廓州加蔡京守司空封嘉國公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詔以復鄯廓加京官封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鄯廓湟州雖復而府藏困匱秦中騷然矣

置京西北路交子所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路立僞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為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賜辟雍殿名曰大成以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增諸州學未立者○置書畫筭學書學習篆隸草三體

明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為法隸以二王歐虞顔柳真行為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為法畫學之業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鳥獸曰花竹曰屋木以說文爾雅方言釋名教授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畫意與否仍分士流雜流别其齋以居之考畫之等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髙簡為工筭學之業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為筭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筭法并歷筭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畧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于朝堂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用彈奏詔内外官毋得越職論事○秋七月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免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劾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罷知河南諤蔡京之黨也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左丞復以其兄康伯代為學士 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至飢歉則令民納錢民

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

詔諸州學別置齋以養材武之士○冬十月夏人寇涇原遂會西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貶王厚為郢州團練使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幣招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遣使求援于遼朝廷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

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於是羌酋溪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以食馬羅撒復焚大通河橋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勅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而死是自艾其股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惟王厚坐逗留降授郢州團練使

立九廟 復祀翼祖宣祖也

十一月帝臨太學 官論定之士十六人焉

帝臨辟雍 賜司業吳絪蔣靜四品服學官推恩有差

詔專取士于學

校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十二月升通遠軍為鞏州○復封孔子後奉聖公端友為衍聖公○是歲大蝗○王祖道言黎洞王古蠻楊晟免等內附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利乃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峒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為守置溪峒司主之安惇卒

乙酉四年遼乾統五年春正月築溪哥城○立武學試藝法○

邦潘疊三州蕃落來歸○蔡卞罷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將用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以內侍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二月築御謀城○以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院事何執中為尚書左丞○閏月令州縣倣尚書六曹分六案○鑄夾錫鐵錢自太祖以來閩蜀陝西多用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遼夏以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河北京西監鑄當二夾錫鐵

錢云

趙懷德來降以為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三月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詔建王古砦為懷遠軍從王祖道之請也置二砦為立學復銀州○牂牁夜郎首領以其地內附○夏人寇塞門○遼歸女于夏夏主連歲請婚于遼遼以其族女南仙為成安公主嫁之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温叟等撰開元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至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太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脩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

事罷左司諫黃葆光葆光為左司諫始莅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内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徙為符寶郎夏四月遼使蕭良來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夏人寇臨宗順寧砦及湟州劉延慶辛叔獻等敗之○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林攄如遼報聘也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漢天師張道陵三十代孫也且詔龍虎山張氏自今相襲為山主傳授法籙者即度為道士六月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大蝗蔽日○

秋七月置四輔郡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為南輔升襄邑縣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葢蔡京欲兵權歸已故也還上書流人○八月置提舉溪峒司從王祖道請也改懷遠軍為平州○定鼎于九成宮帝鼐及八鼎成詔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宫行酌獻禮賜魏漢津號冲顯處士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埧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其色黄祭以土王日為大祠北方曰寶鼎其色黑祭以冬至東北方曰牡鼎其色青祭以立春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東南曰岡鼎其色緑祭以立夏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八鼎皆為中祠樂用

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鼎之宫立大角鼎星祠尋復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云大晟樂成

帝受賀于大慶殿新樂成加號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賜樂名大晟置府建官謂之雅樂頒之天下播之教坊

九月以九鼎成受賀于大慶殿賜方士魏漢津號嘉成侯作寶成宫帝以九鼎成受賀于大慶殿詔於鑄鼎之地作寶成宫置殿以祠黄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魏漢津賜漢津號嘉成侯漢津尋死于京師年九十矣

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至畿甸

冬十一月安定郡王世雄卒○林攄還自遼有罪貶知潁州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絶烟火至舍外積潦亦

汚以矢溺使饑渴無所得如是者三日乃遣還凡褻䤈祖禱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鄰生事徇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之

以朱勔領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

初蔡京過蘇州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郎人朱冲不可京即召冲語之冲願獨任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嗟其能踰年京召還朝遂挾冲子勔與俱竄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命勔總其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其黨徐鑄等數人輔之竭縣官經常以為奉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

帕覆之加封識焉指為御前之物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劚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舡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淩轢州縣道路以目相視廣濟卒四指揮盡給挽士猶不足於用

以陶節夫經制環慶涇原河東事 節夫知延安府嘗城銀州與知渭州鍾傳屢陳取興靈之策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有是命

詔分平州為允格州 知桂州王祖道言黎人為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為王民得地千五百里乞以安口隘為允州中古州為格州詔分平州置允州格州

高麗王顒卒子俁嗣

丙戌五年遼乾統六年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劉逵為門下中書侍郎○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初鄭貴妃寵冠後宮而家世微居中直學士院乃自言於妃為從兄弟因彼此相倚為重及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已無所賴乃用宦者黄經臣計以外戚秉政辭改授中太一宮使

詔求直言毀元祐黨人碑復謫者仕籍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帝碎元祐黨碑寛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黄門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罷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各以存沒稍

復其官盡還諸從者○二月蔡京有罪免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中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脩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借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因覩帑藏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巵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大華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事者甚衆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儻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

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竒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宫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吴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全體貎帝為京下詔戒飭言者乃已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御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其說逵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初挺之首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禍結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

三月罷求直言

○以世福為安定郡王

世福燕懿王德昭曾孫也

廢銀州為銀川城

○許夏人平

○夏五月行紀元歷劉昺所造也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冬十二月劉逵罷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之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客鄭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戚譴乎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得鎮國寶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黎洞蠻韋宴閙等內附詔復以其地為地文蘭那州

丁亥大觀元年遼乾統七年春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出於女直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直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直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二月復行方田○三月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為尚書左右丞○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立八行取士科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

行閒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以葉夢得為起居郎

夢得附蔡京得為祠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曰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於陛下乎出於大臣乎豈可以大臣進退而有所更張也上悦故有是命

夏五月以蔡薿為給事中

薿以諸生試策揣蔡京意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纉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搖國是不以為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絶其原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即除祕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

鄧洵武免

時妖人張

懐素謀反朝士多株連者而洵武與其黨連皆坐免鄧氏自縮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蔡尤力班大晟樂于天下○詔自令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六月以梁子美為中書侍郎○以黎洞地為庭孚州○朱諤卒○秋八月以徐處仁為尚書右丞林攄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貶侍御史沈畸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強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閲實平

反以聞京大怒貶晞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絕竟竄海島

前直祕閣程頤卒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籲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

贍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曰是子可謂力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有論語說行於世○酢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繹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閒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耳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謂科舉之習不足為將祝髮為僧周行已官河南謂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頤自涪還河南繹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大鈞大防之弟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大鈞之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

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嘗與兄大忠大防相切磋論道考禮一本於古仕終祕書省正字

冬十月貶張商英為安化軍節度副使○閏月以林攄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蔡京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黃經臣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京不已援遂怨京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受我故申前命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建鎮州於黎母山知桂州王祖道請於黎母山心立鎮州為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從萬安軍於水口王祖

道伐南丹蠻獲其酋莫公佞建觀州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為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公佞阻丈蘭州不令納土遣劉惟忠發兵討之擒莫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洞報復侵掠城邑遂圍新萬安州及觀州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

徐處仁以母喪去位○十二月召王祖道為刑部尚書以張莊知桂州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帛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什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實與祖道表裏至是祖道以功名而以莊代其任祖道莊既鑿空起釁顛吳由是龐恭孫趙遹程鄰相與效之邊壞益多故矣

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領庭孚平允從觀宜柳融九州蔡京以功

加太尉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請誅蔡京京下軫于獄流之嶺南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謀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黥配安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戲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上詔宣示京京下軫獄流之嶺南夏人來貢○涪州夷駱世華駱文貴內附○乾寧軍言黃河清

戊子二年遼乾統八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加蔡京太師時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

子行寶曰天子信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受命鎮國惟封禪用之二月作徽猷閣藏哲宗御集也三月班金籙靈寶道場儀範于天下○夏四月童貫復洮州五月加貫檢校司空賜蔡京玉帶○童貫復積石軍溪哥王子臧征撲哥降遂復積石軍貫頗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援取中旨不復關朝廷蔡京不悅張莊言安化蒙氏蠻內附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思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户二十六萬三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六月以涪夷地為珍州以平夏城為懷德軍○秋八月梁子美罷○九月以

林攄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深為中丞時與知開封府林攄治妖人張懷素獄事多連蔡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焉

皇后王氏崩○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于永裕陵○張莊言寛樂等州蠻内附詔以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莊奏寛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源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洞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地之半詔莊兼黔南經畧使　渝州蠻趙泰等内附以其地為溱州○涪夷任應舉湖南猺楊再光内附○詔孔伋從祀孔子廟庭○折克行

卒以其子可大知府州事克行在邊久善拊士卒戰功最多羌人號為折家父

夏人入貢

己丑三年遼乾統九年春正月以涪夷地為永州○二月播州楊文貴內附以其地為遵義軍文貴南平夷也來獻其土建為遵義軍領播川琅川帶水三縣

三月張康國暴卒于待漏院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寖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愎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即劾京客劉昞宋喬年帝嘉執中之不阿康國曰是乃為逐臣地耳已而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

因退朝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貶禾監信州酒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頗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

併黔南入廣西路○夏四月林攄有罪免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耶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

臣禮黜知滁州猶為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無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 昂與余深林攄附蔡京為至久昂至舉家為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流孟翊于遠方 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六月詔脩樂書○管師仁罷○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坐免公弼始與京有連故得進用及居言路遇事利害輒言不憚京京始忌之既免京政復上章言吏員猥冗戾元豐僭制於是詔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罷宫廟者千員

部水知埽六十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之戸部諸道市舶歸之轉運司仕塗為清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皷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若蔡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縁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賛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以瀘夷地為純滋州○秋八月嗣濮王宗漢卒兄子仲增嗣○冬十一月詔蔡京以楚國公致仕仍提舉哲宗實録留京師詔筭學以黄帝為先師風后等八人為配享巫咸等七十二人為從祀

罷東南鑄夾錫錢○禮書成凡二百四十七卷瀘州夷王募弱內附

庚寅四年遼乾統十年春正月詔士庶拜僧者論以大不恭罪○夏人入貢○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帝自峽州召商英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令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

三月詔罷醫筭書畫學官詔醫學生併入太醫局筭生入太史局書生入翰林書藝局畫

生入翰林畫圖局學官等並罷詔元符上書邪下等人依舊録用○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有星孛于奎婁詔直言

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京留都中丞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具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彦昇言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獘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以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帝皆不聽唯逐夢得而遷注為侍御

史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懐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及彗出奎婁間帝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公弼等遂極論京罪侍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内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禄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圍土聚徙郡之惡及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咸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别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内以美官重禄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

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之**余深罷**深與蔡京結為死黨京既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追貶王祖道為昭信軍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討妄言拓地之罪也**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時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以賜之**薛昂免○秋七月罷方田○八月以劉正夫為中書侍郎侯蒙鄧洵仁為尚書左右丞吳居厚為門下侍郎○閏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閣受杭州之命思所以固寵乃因辭日乞領花石綱事應奉益繁矣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后開封人初帝為端王常朝欽聖太后于慈德宮后時為押班太后命后供侍帝即位太后因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南丹州首領莫公晟內附○戶部獻今年民數主客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

辛卯政和元年遼天慶元年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夏六月復蔡京太子少師○秋七月廢平從州為砦○八月復蔡京太子太師○張商英罷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

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茸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踈凡所當為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恐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初帝在潛邸方伎郭天信言當履天位及即位頗賸寵之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遂諷中丞張克公論之商英罷政出知河南

九月王襄免坐薦引近侍也

鄭允中童貫如遼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謂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

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貶張商英為崇信軍節度副使○徙陳瓘于台州

瓘以論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彚在杭訟京有動揺東宮意杭守蔡嶷執正彚送京師下開封府獄併逮及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彚聞京將不利社稷遍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内侍黄經臣涖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彚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録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令所過州縣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執中又起凶人石悈知

台州欲置璀以必死械至執璀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璀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彼制旨耶械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璀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械慙揖璀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械璀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以為祕書丞賜姓趙氏燕人馬植本遼大族植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内亂不齒于人童貫使至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竒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

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見問所來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壬辰 二年 遼天慶二年 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二月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遼主如混同江生女真部阿固達等朝之 遼主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固達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阿固達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固達跋扈如此

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麤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固達之弟烏奇邁尼瑪哈烏舍等嘗從遼主獵能呼鹿刺虎搏熊遼主喜加以官爵阿固達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真卓克繖阿固齊拒之阿固達擄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衮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命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名阿固達阿固達不至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衮司與卓克繖等面折庭下阿固達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于遼主言詳衮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名不復至矣奉先遼主元妃之兄也外寬內忌因元妃故遼主深倚任之

夏四月復行方田○

蔡京至自杭州帝宴之于太清樓 京自杭赴名帝宴之於內苑太清樓

京為樓記以進備言宫室服玩之盛加何執中司空○五月詔太師蔡京落致仕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六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罷戶部尚書陳顯知越州顯因對言再用蔡京士民失望帝怒故罷顯不復仕歸隱四明秋七月訪遺書于天下○置禮制局掌討論古今宫室車服器用婚喪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禋祀之器劉昺領之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

皆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倣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赦進封蔡京為魯國公時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以何執中為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十二月加童貫太尉○宴輔臣于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

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脩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東為景龍門橋西為天波門橋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附置祺亨州

蜀夷董舜咨等内

癸巳三年遼天慶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復封安石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時新儀成於正月元日舍菜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兗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須辟雍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吳居厚罷居厚久居政府以周謹自媚雖無大惡可言然一時聚斂者推為稱首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二月罷文臣勳官○崇恩皇太后劉氏有罪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為左右所逼即薰鈎自縊而死年三十五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濮人王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

驗太僕御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名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爲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絶之踰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蔡京薦之帝得名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加朝臣戚里寅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名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之事上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御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作保和殿總為屋七十五間工致其巧人致其力上飾純綠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采垣墉無粉澤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前種松竹桂桐梅橘蘭蕙後列太湖石引滄浪水陂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縈紆清泚左實典謨訓誥經史右藏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罍東序置古今書畫第其品秩西序收琴阮筆硯焉鄧洵仁罷○營方澤○作玉清和陽宮在福寧殿東以薛昂為尚書右丞○班五禮新儀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詔開封尹王革編類通行者刊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其不奉行者論之以罪閏月改公主為帝姬○五月奠昭懷皇后○班新燕樂○秋七月加何執中少師以燕樂成進執

政官一等故也冬十月閱新樂器于崇政殿出古器以示百官詔祀大禮並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詔天神降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前導蔡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于天下○遼生女真部節度使烏雅舒卒兄子阿固達自稱都貝勒先十月烏雅舒夢逐狼屢發不能中阿固達直前射中之以問左右皆曰吉兄不能

得而弟得之之兆也是月烏雅舒死阿固達襲位為都貝勒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固達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他日阿息保徑至烏雅舒殯所閱賵馬欲取之阿固達怒將執而殺焉烏雅舒之長子摩囉歡力止之乃已

甲午四年遼天慶四年春正月置道階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凡一十六級夏四月閱太學辟雍諸生雅樂○五月初祭地祇于方澤○六月以廣西溪洞地置隆兌州○秋八月置延康述古二殿學士改端明殿為延康殿置學士以樞密直學士為述古殿直學士冬十月遼生女真阿固達叛陷寧江州

遼主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怨苦之及阿蘇奔遼女真烏雅舒屢以為請遼主不遣烏雅舒遂以為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固達襲位復遣普嘉努索阿蘇久而不還阿固達乃使實古納尼楚赫復至遼遼主終不許實古納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固達乃名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脩戎器遼統軍司聞之遣節度使尼格問阿固達曰汝等有異志乎脩戰具飭守備將以誰禦阿固達答曰設險自守又何問哉遼主復使侍御阿息保往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阿固達因以嫚語荅之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固達聞之使富卦喇復如遼索阿蘇實觀形勢富卦喇還言遼兵多不知數阿固達曰彼初調兵豈

能遂集如此復使華沙布如遼華沙布歸言惟四院統軍司與寧江州軍及渤海八百人耳阿固達曰果如吾言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尼瑪哈烏舍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尼楚赫羅索棟摩等為將而使博勒和徵伊蘭路都古嚕訥兵烏楞古阿嚕撫諭斡琿集賽兩路係遼女真薩卜丹住安圖路執遼障鷹官達嚕噶部副使色埒寧江州渤海大嘉努九月阿固達率兵進次羅和城諸部兵皆會于拉林水得二千五百人數遼之罪告于天地曰世事遼國恪脩職貢定烏春烏木罕之亂破蕭哈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海是加罪人阿蘇屢請不遣今將問遼之罪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傳梃而誓曰汝等戮力同心有功者奴婢部曲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敘進輕重胝功茍違誓言身死梃下家屬無赦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遇渤海軍耶律色實墜馬遼人前救阿固達射救者斃

之并中色實色實拔箭走阿固達射殺之獲所乘馬阿固達弟鄂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固達救之免冑戰或自旁射之阿固達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乃止衆從之勇氣自倍遼師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哈在別部聞之使其子尼瑪哈及烏舍至軍勸其稱帝阿固達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塡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固達使温特赫額圖琿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努被獲阿固達陰縱之使招諭遼人又使渤海梁福額特埒僞亡以招諭其鄉人且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我興師伐罪不濫及無辜也又使羅索招諭係遼女真而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傜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馬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琨

明安猶千夫長也穆琨猶百夫長也從其所率多寡為號穆琨之副曰富埒琿士卒之副從曰伊勒希部卒之數初無定制至是始命以三百戶為穆琨十穆琨為明安凡以衆降附者率以明安穆琨之名授之尼瑪哈或訛尼雅滿云

十一月遼蕭嗣先帥師伐女真敗績于混同江遼主免嗣先官而釋其罪

遼主聞寧江州陷名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圖薩溫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自執我叛人蕭哈里勢益張大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為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蕭達爾丹曰如圖薩溫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固達聞之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固達方

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阿固達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固達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與遼兵遇㑹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固達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刼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凡軍潰敗遂止免官而不加罪於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庶無鬭志遇敵輒潰散矣阿固達襲敗遼蕭廸里于沃稜濼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矣十二月詔廣南歲貢真珠犀角象齒○女真敗遼師于賔祥咸三州遂陷其城○遼特哩王奚

和勒博以所部叛降于女直和勒博奚王扎琳之後也以童貫為陜西經畧使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哆唛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廪既虚秋庾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飢色若捲甲而趨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而藏之所在如是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哆唛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民盡發窖穀哆唛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哆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臧底河城遂詔童貫經畧之

通鑑續編卷十一

通鑑續編卷十二

元　陳桱　撰

乙未　五年遼天慶五年○金太祖完顏旻收國元年○夏雍寧元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固達稱皇帝更名旻國號金阿固達既屢勝遼烏奇邁薩哈布卜蘇等率將佐勸其稱帝阿固達不許阿里罕普嘉努尼瑪哈等復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稱號無以繫衆心阿固達曰吾將思之烏奇邁等復以為言正月朔遂即皇帝位更名旻且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在愛新水之上乎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

其國語謂金為愛新故云然

晏州夷反以趙遹為瀘南招討使帥師討平之

知梅嶺堡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飲晏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豔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箇旁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砦擄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行部昌州聞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聽遹節制遹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於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遹為招討使遹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於晏州漏據輪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夷為遹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阬阱仆巨枿布渠荅夾以守障俯瞰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遹力攻之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猱遹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作

炬灌以膏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乃組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通望見火麾軍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漏突圍走至輪多囤追獲之旻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遍為建城砦畫疆畆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遼使耶律僧嘉努如金議和金主旻不從遼主使僧嘉努持書往議和書斥阿固達名且使為屬國阿固達遣薩喇復書云若歸叛人阿蘇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

遼耶律鄂爾多帥師次於達嚕噶城金主旻來戰遼師敗績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取

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鄂爾多左副統蕭伊實右副統耶律張嘉努都監蕭色佛呼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為持久計金主聞之留羅索尼楚赫守黄龍而自率衆趨達嚕噶城金主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摩囉歡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羅索尼楚赫衝遼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尼瑪哈請以中軍助之金鄂特本來往為疑兵摩囉歡已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金人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嚕岡遼步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為金人所獲以給諸軍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童貫使劉法敗夏人於古骨龍

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

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赦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熈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三月遼使耶律張嘉努諭降於金遼主使張嘉努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固達名冀其速降金主以為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嘉努還報書亦斥遼主名夏四月作葆真宮○改集賢殿為右文殿○置宣和殿學士○五月金主拜天射柳金承遼俗凡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行拜天禮禮畢則射柳於毬場遼復使耶律張嘉努如金張嘉努還遼主復遣持書往猶

斥金主名金復書亦斥遼主名諭使速降六月作三山河橋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遼使蕭色埒如金金人執之張嘉努還遼主復使蕭色埒往金主以書辭慢留之不遣秋七月戊戌朔日有食之○金主以其弟烏奇邁為安班貝勒安班尊大之稱也又以烏古鼐之孫薩哈及含音為固倫貝勒凡固倫貴稱所謂國相也遼耶律鄂爾多及金人戰於白馬濼遼師敗績○八月作明堂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曰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寓於殿寢禮蓋云闕崇寧之初嘗詔建立去古既遠歷代之模無足循襲朕刺經稽古度以九筵分其五室通

以八風上圓下方參合先王之制相方視址於寢之南僝工鳩材自我作古以稱朕昭事上帝率見昭考之心宣示圖式於宣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從秘書省於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以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嗣濮王仲增卒○**遼主伐金**

遼主下詔親征以阿巴為中軍都統張嘉努為都監率蕃漢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努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為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為硬軍扈從百司為護衛軍北出駱駝口以蕭呼圖克為都統柴誼為副將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八月有星流出於柳

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象蔡京帥百官表賀

九月金主旻陷遼黃龍府

金主攻黃龍府

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

九月朔遂陷黃龍府而去

金主遣蕭色埒還遼金主既陷黃龍乃遣薩喇與色埒還遼書辭曰若歸我叛人阿蘇即當班師

以仲御為嗣濮王

○遼師渡混同江先鋒部署耶律章努反伏誅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章努與魏國王淳妃弟蕭廸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遣廸里以其謀告淳遼主知之遣駙馬蕭昱帥兵詣廣平淀護后妃而使行宮實達爾伊遜持書馳報淳廸里至淳所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諸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伊遜等至備言章努之謀淳即斬廸里等攜其首單騎詣廣平淀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努知淳不見聽乃率

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天下土崩及欲立淳之故西至慶州復祀諸廟移檄州縣遂結渤海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真阿固齊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其妻子配役繡院或散諸近侍為婢餘得脫者皆奔女真章努詐為使者欲奔女真為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於市剖其心以獻祖廟支解其體徇於五路

劉仲武王厚帥師伐夏敗績於臧底河仲武厚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什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冬十月召陳顯為宣和殿學士不至○十一月高麗使子弟來就學○十二月遼師至圖們都監耶

律張嘉努反遼主引還金主旻追之遼師敗績於呼
岱巴岡金人聞遼主親征尼瑪哈烏珠等以書至遼
陽為卑哀之辭實欲求戰遼主怒下詔有女
真作過大軍翦除之語金主聞之乃剺面仰天慟哭
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主上
親征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
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
遂帥師迎敵十一月遼主遣駙馬蕭特默林牙蕭扎
拉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親軍七十萬至圖們
十二月己亥金主至鴨綠與其臣謀曰遼兵七十萬
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
壘以待之乙巳遼都監張嘉努反遼主引兵還丁未
金主自以騎兵候遼主軍獲督餉者知遼主西還其
下請乘怠擊之金主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以
此為勇耶衆皆悚愧請自效金主曰誠欲追敵約齎

以往無事餌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躍遂追遼主及於呼岱巴岡金兵止二萬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兵數交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金兵馳之横出其中遼師敗死者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稱紀蕭特默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戈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觀陣之虚實四面結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恒勝金瓜爾佳薩哈陷遼

開州金主詔曰自破遼兵來降者衆宜加優恤自今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所俘獲逃遁而還者勿罪仍官其大將且使從宜居處

丙申 六年 遼天慶六年 金收國二年 春正月遼高永昌據遼陽以叛 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户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遼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甔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强遂覬覦非常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伊遜高興順招之不從閏月貴德州耶律伊都以廣州渤海叛附於永昌遼主遣蕭罕嘉努張琳討之

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 溫州人林靈素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於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

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於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左元仙伯書罰仙吏褚慧等八百餘官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吏盛章王革即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褚慧下降也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筭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名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以童貫為陝西河北宣撫使○劉法師師伐夏克仁多泉城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种師道師師伐夏克臧底城○閏月立道學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二月詔

增廣天下學舍○詔修御河及廣京城○夏四月會道士於上清寶籙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家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及聞林靈素之言復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彩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金斡魯攻高永昌殺之遂陷遼東京州縣高永昌據東京使托卜嘉求援於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

華沙布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借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帥諸軍攻永昌遇遼兵敗之遂取瀋州永昌聞之大懼使伊喇圖喇至金師請去僭號稱藩斡魯知其詐進兵攻之永昌遂殺華沙布等率衆拒金遇於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恩勝努仙格執永昌妻子以城降托卜嘉亦執永昌以獻金主命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真皆降於金金主詔除遼法省賦稅置明安穆琨以斡魯為南路都統烏楞知東京事

何執中致仕

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遂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為臣數十年無此矣執中對日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

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未幾卒贈太師清源郡王謚正獻執中嘗為端王侍講故終始恩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順主意賛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時人稱為公相 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特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六月遼以秦晉國王淳為都元帥○秋八月詔天下監司搜訪巖谷之士雖恢詭譎怪自晦者悉以名聞 幸蔡京第○金薩哈陷遼保

州保州本高麗地薩哈攻之久不克高麗使謂金曰保州本吾壤土願以見還金主曰爾其自取之而益薩哈兵令無合高麗至是拔之以薛昂為尚書左丞侯蒙為中書侍郎○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九月辛卯朔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蓋以論者析玉皇大天帝昊天上帝言之不能致一故也又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西內成赦京西路○加童貫開府儀同三司○冬十一月以白時中為尚書右丞○十二月遷九鼎於圜像徽調閣初方士王仔昔言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乃改帝鼐為隆鼎彤鼎為明鼎阜鼎為順鼎皛鼎為

蘊鼎魁鼎為建鼎壯鼎為和鼎蒼鼎為育鼎罔鼎為潔鼎唯寶鼎如舊自九成宫徙於天章閣至是又為圜像徽調閣閣上神像左周鼎星君中帝席星君閣下鼎鼐神像各守丞鼎布列帝詣閣奉安明日復詣閣行香百官陪位尋詔九鼎新名乃狂人妄改皆無依據宜復舊名

劉正夫致仕 正夫由博士入都馴致宰相能迎時上下持禄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茂州夷郅永壽內附以其地為壽寧延寧軍

丁酉 七年 遼天慶七年 金天輔元年 春正月遼春州及遼東渤海叛降於金○金舍音陷遼泰州○二月封段和譽為大理國王 和譽大理國主也 會道士於上清寶籙宫 二月甲子會道士二千人

（於宮詔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焉）策高麗進士於集英殿（賜權適等四人上舍及第）改天下天寧萬壽觀為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以僧寺充）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令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捷給嘲詼以資媟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三月以宦者童貫權領樞密院○夏四月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人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羣臣及

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用於教門章疏內而不施於政事　升温州為應道軍為林靈素

也　五月帝詣玉清和陽宫上地祇徽號詔曰王者父天母地乃者祇率萬邦黎庶强為之名以玉冊玉寶昭告上帝而地祇未有稱謂謹上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地光大后土皇地祇詣宫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　命蔡攸提舉祕書省并左右街道籙院○祭地於方澤○改玉清和陽宫為玉清神霄宫○六月明堂成進封蔡京為陳魯國公辭不受詔自今季秋大享親祠明堂如孟月朝獻禮罷有司攝事　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

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竒竹異花海錯福建茘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毁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内侍鄧文誥領之欲以便民而擾害如故作定命寶時得于闐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帝乃製為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於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詔以九寶為稱以定命寶為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於定命乃我所自製也八月鄭居中以母喪去位居中與蔡京不相能及居喪京懼其起復以居中王珪之壻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以沮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

而擢用居中諸子於朝懋即渭也高麗使蒲馬如金以請保州金人不許金之抜保州也高麗兵已在城中金人入守高麗王使蒲馬如金以請之金主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勤我師徒破敵城下不可九月有事於明堂赦○遼置怨軍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於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為帥冬十月乙卯朔初御明堂班朔布政○侯蒙罷蔡京惡之也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起復鄭居中為太宰以余深為特進少宰白時

中爲中書侍郎十二月以薛昂爲門下侍郎○下方士王仔昔獄殺之仔昔倨傲而戇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僮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詔天神降於坤寧殿○以童貫領樞密院事○作萬歲山於京師命户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宫東築山以象餘杭之鳳皇山號曰萬歲周十餘里焉安置祕書丞黄葆光於昭州時大旱帝以爲念於是黄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貶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揭示其章而竄之遼耶

律淳師師次於蒺蔾山金烏楞古來戰淳敗走金人追之遂陷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秦晉國王淳會四路兵馬防秋遺金咸州都統烏楞古書議和烏楞古告於金主金主曰歸我行人薩喇及送阿蘇等則和議可成淳軍至蒺蔾山烏楞古及知東京事烏楞等進攻顯州遼淵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之烏楞古遂與淳戰淳敗走烏楞古追至阿爾古陂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之

金主旻遣使求封册於遼遼東鐵州人楊樸言於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册金主從之使至遼時遼東路諸州盜賊蠭起掠民自隨以充食樞密院使蕭奉先等以為自此可以弭兵勸遼主許之便

戊戌

重和元年遼天慶八年金天輔二年春正月受定命寶於大慶殿

赦元符上書邪中等人亦得準依無過人例以王黼為尚書左丞黼美風姿有口辯才踈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佞初為左司諫時張商英為相寖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己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遂疏何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為户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智獲免還為學士承旨遂入政府遼使耶律努格議和於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遼雙州降於金○二月詔馬政浮海如金豫請燕雲之地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

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賫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遣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致書於金主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勍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三月遼復使耶律努格如金申前議也

夏四月築靖夏及制戎城○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為通元沖妙先生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因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

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尋賜靈素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具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遼使耶律努格如金要以酌中之議金使耶律呼圖克昆如遼呼圖克昆報使悉守前議立元成節時詔以老子生辰為貞元節復以青華帝君八月九日生辰為元成節六月遼使耶律努格如金齊宋夏高麗書詔表牒往秋七月加鄭居中少傅余深少保鄧洵武特進以西師有功也金使耶律呼圖克昆如遼金主使呼圖克昆與努格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如能以兄事我冊用漢儀可以如約八月加官者童貫太保○遼使耶律努格議冊禮於金遼使努格及托

多使金議冊禮至金金主留托多而遣努格還謂曰言如不從勿復遣使**掖庭大火**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爇屋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九月薛昂罷以白時中王黼為門下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虛為尚書左右丞○遼使耶律努格如金**努格至金復與托多俱還**作神霄九鼎**帝用方士言鑄神霄九鼎鼎成名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煉神之鼎蒼龜火蛇蟲魚金輪之鼎奉安於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帝如上清寶籙宮**帝如宮度玉清神霄祕籙會者八百人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貧下之人多

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作道史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鄭居中乞終喪制許之○閏月立周恭帝後以為宣義郎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為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冬十月置道官道職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馬政以金索多來馬政至金金主與尼瑪哈等共議乃遣索多與政來報使復書曰所請之地今當與大朝夾攻得者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十二月置裕民局○遼使耶律努格如金議定冊禮遼大饑乾顯宜錦興中等路斗粟直數縑民削榆皮食之

己亥 宣和元年 遼天慶九年 金天輔三年 春正月詔更號佛為大覺金僊僧為德士寺院為宮觀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金李善慶來○趙有開如金不至而復○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 黼賜第城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諜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聞畫學正陳堯臣善丹青精人倫因薦堯臣使遼堯臣即挾畫學生二人與俱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遼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

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帝耕耤田○罷裕民局○封占城楊卜麻疊為占城國王占城在中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一月程北至交州四十日所統大小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縣自上世未嘗通上國周顯德中始入貢自是朝貢不絶然與交州相近互相侵擾焉詔封為王始與交阯加恩均矣金使烏淩阿贊謨如遼迎封冊也二月加鄧洵武為少保○三月以馮熙載為中書侍郎范致虛張邦昌為尚書左丞○遼使蕭實訥埒冊金主旻為東懷國皇帝金主弗受○詔馬政如金議夾攻遼以取燕雲政與索多復如金議同攻遼童貫使劉法帥

師伐夏敗績於統安城法走還夏人追殺之

童貫使熈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强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克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饑馬渴死者甚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峗守兵見追之墜崖折足為一別瞻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法名將既死諸軍恟懼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克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劉仲武何瓘等赴之震武在山峽中熈秦兩路不能餉自築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宣撫使司以捷聞受賞者數百

人諸路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為之蕭條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五月有龍見於京師初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户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感名之災望求直言採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六月追封周莊周列禦寇為真君封莊周為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為致虛觀妙真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夏人來詔童貫罷兵關右既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強之使持還及邊境棄之道中而去貫炎得而上

之貫始大沮金色埒赫嚕來○秋七月加宦者童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媪相金使烏凌阿贊謨如遼遼冊至金金主以無凡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言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遥芬多戬等言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乃復使贊謨如遼議且責之八月范致虛以母喪去位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竟不起復金頒女真字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烏百摩囉歡古新等學之摩囉歡兩月盡通契丹文字遂與鄂特本等立法定制凡與遼宋往來書問皆摩囉歡古新主之金主遂命古新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制女真字行之九月

宴蔡京於保和新殿○幸蔡京第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絛脩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偉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厮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盖實事也

加淮康軍節度使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著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之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微行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

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宄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焉遼使蕭實訥埒如金遼主使實訥埒先持冊藁使金而後遣使送烏凌阿贊謨還安定郡王世福卒冬十月以紹述熙豐政事書布告天下○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安中附童貫王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罷為帝所知遂居政府放太學生鄧肅歸田里肅以朱勔花石綱害民進詩諷諫詔放歸田里十二月帝微行竄祕書省正字曹輔於郴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内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稱出日為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

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遊樂而後返道途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為常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蚩愚之民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召楊時為祕書

郎時南劒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具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觷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内外京問其人觷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庚子二年遼天慶十年○金天輔四年○夏元德元年春正月罷道學○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

用事益肆横恣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於帝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詒從安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二月趙良嗣如金議取燕雲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同金使色埒赫噌往議取遼燕京西京之地

金使烏凌阿贊謨如遼金主使贊謨持書及冊文副本至遼且責其乞師於高麗

三月遼使蕭實訥埒如金復議冊禮金主旻不許遼以金人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實訥埒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具數以聞將以四月二十五日進師令色克留兵一千鎮守棟摩以餘兵來會於渾河和議遂絕

夏五月竄布衣朱

夢説於池州上書論宦寺權太重也

金主旻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托卜嘉以城降之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實訥埒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於呼圖哩巴閒金舉兵命耶律拜薩巴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五月壬子金主至臨潢城中侍禦備固守甲寅金主命進攻且謂實訥埒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棟摩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托卜嘉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六月詔蔡京致仕猶朝朔望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户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

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吾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罷禮制及他局五十八所○復僧寺額○秋七月罷醫算學○八月趙良嗣以金貝勒來議伐遼及歲幣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與遼同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江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貝勒偕良嗣還以致其言

九月復德士為僧○詔馬政如金報師期許歲幣帝使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逖聞為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

兵不得過闕歲幣之數同於遼

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加內侍河東節度使梁師成太尉

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中外泰寧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於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已任四方儁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污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

建德軍清溪

民方臘作亂清溪民方臘世居縣揭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益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於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訹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於太平不識兵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於息坑

十一月余深罷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以王黼為少保太宰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為賢相及

拜太宰遂乘高為邪多蓄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因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於黼家

十二月方臘陷建德軍歙衢杭州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帥師討之

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南攻衢殺郡守彭汝方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上言臘衆强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

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以鄭居中權樞密院事○封真臘金裒賓深為真臘國王真臘一名占臘在占城南東際海地方七千里有戰象二十萬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遣郎將摩臘摩禿防來朝詔封之比占城

辛丑三年遼保大元年金天輔五年春正月鄧洵武卒鄧氏自綰以来世濟其姦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童貫至蘇州承詔罷蘇杭州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己

罷進奉諸局場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吴民大悦方臘陷婺州○二月罷方田○罷天下學校三舍法及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事官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宋江起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聲言將至海州知州張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刼掠以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鬭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初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不許

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

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還據杭州

遼主殺其文妃蕭氏南面

都統耶律伊都叛降於金遼主有四子長曰趙王實訥埒次曰晉王額嚕温次曰秦王定次曰許王晉王文妃蕭氏色所生出為大丞相耶律隆運後性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一時號為長者及長積有人望内外歸心女直作亂境内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踈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見而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王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達哈拉妹適耶律伊都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伊都達哈拉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達哈拉等而賜文妃死獨未忍加罪晉王伊都在軍中聞文妃等死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於金遼主遣蕭錫默蕭德恭耶律特哩衮蕭和尚等將

兵追之及諸閭山縣伊都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言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伊都他日吾黨皆伊都也不若縱之還即紿曰追襲不及奉先既見伊都之亡恐後日諸校亦叛乃驟加錫默等爵賞以結其心伊都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伊都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毋怠

以陳遘為江淮經制使命遘經制七路治於杭州以供餽餉遘以財用不給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遂為東南七路之害

夏四月

童貫執方臘歸於京師二月童貫譚稹前鋒至青河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還淳安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

行溪谷間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其俘遂為已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梓峒石穴中殺賊七萬其黨皆潰臘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大蝗○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於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貽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聞而憾之遂陷以不舉劾之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黃州安置 金赫嚕卒○閏月復應奉局命王黼梁師成領之方臘既平王黼言於帝曰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童貫入姦言歸過陛下帝怒遂復諸應

奉局朱勔復得志矣秋七月廢純滋等十二州○黑眚見於禁中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推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電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為驢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至是寢少時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槍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云八月加宦者童貫太師封楚國公賞平方臘功也方臘伏誅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九月加王黼少傅

鄭居中少師○詔宦者李彥括民田於京東西路初

吏杜公才獻策於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號為西城所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亦立租筭船納直犯者盜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天資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劵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劵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別州京東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寄任輝彥

李士漁王許毛孝立王隨江惇呂𤨏錢棫宋憲皆助彥為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馬首而彥處之自如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責辦於民經時閱月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𠡠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賴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為取竹彥誣以刊蘇軾詩文于石為十惡竟坐勒停彥所至州郡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為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冬十月詔童貫復領陝西河東河西路宣撫使○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為尚書左右丞邦彥

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伊都以金舍音侵遼中京初耶律伊都奔金金尼瑪哈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已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為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乃命諸部戒備軍事至是尼瑪哈復言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壯健宜乘此時進取中原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尼瑪哈計以舍音都統內外諸軍富嘉努尼瑪哈鄂特本斡里雅布富勒呼等副之伊都為鄉導以遼遼中京大定府

以孔端友襲封衍聖公

壬寅四年遼保大二年金天輔六年春正月加蔡攸少保梁師成開府

儀同三司○金舍音陷遼中京及澤州遼主田于鴛鴦濼伊都以金人襲之遼主殺其子晉王額嚕温遂走雲中遺玉璽于桑乾河金陷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于鴛鴦濼伊都與羅索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伊都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伊都自回矣會耶律薩巴等復謀立額嚕温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達爾丹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達爾丹唯唯竟無一言申理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額嚕温亡額嚕温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薩巴等皆伏誅額嚕温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伊都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

幸雲中遺傳國璽於桑乾河初秦始皇得藍田玉作傳國寶六面螭紐其正面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魚鳥篆也秦王子嬰奉以降漢至王莽簒漢平帝皇后投璽于殿階螭角微玷至獻帝失之孫堅得於井中傳至孫權以歸於魏魏文帝隷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傳晉宋齊梁陳隋唐五代至石晉亡歸之於遼遼興宗重熙七年試進士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命題至是失之遼主以金師為憂蕭奉先曰女真雖能攻我中京終不能遠離故土越三千里直擣雲中也

二月金尼瑪哈敗遼奚王實默于北安州遂陷其城〇三月金尼瑪哈襲遼主行營遼主走夾山蕭奉先伏誅金尼瑪哈練兵北安遣古新畧近地獲遼護尉實訥埒始知遼主獵於鴛鴦濼殺其子晉王衆心益離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弱不可用

尼瑪哈使諾延溫都伊喇保報舍音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田獵不惜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即整兵以俟舍音意未決鄂特本勸從之舍音乃出青嶺尼瑪哈出瓢嶺期會于羊城濼三月遼主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尼瑪哈以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至努克特倉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蕭奉先請趨夾山遼主遂乘輕騎入夾山既至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欲誅汝何益於事恐軍心忿怨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昻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國 並賜死

遼主逐其樞密使蕭達爾丹

遼主居夾山侍衛俱亡元妃蕭氏達爾丹之姑也謂達爾丹曰爾任國事致君如此何以生為達爾丹但謝罪而已明日遼主怒逐之為

耶律高善努所執送諸金人達爾丹伺守者怠脫身亡歸復爲耶律糾堅所得送之耶律淳達爾丹自知不免絶食死帝臨太學○遼李處温等以秦晉國王淳稱帝于燕京降封遼主為湘陰王奉表乞附于金金人不許遼主之走雲中也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温與秦晉國王淳守燕京處温聞遼主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内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温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温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達實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處温等曰主上蒙塵中原擾擾若不立王百姓何歸宜熟計之淳方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

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普賢女為德妃加處温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義勇知樞密院事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李處能直樞密院李爽為少府少監餘與計謀者授官有差以蕭幹為北院樞密使駙馬都尉蕭旦知樞密院事奚和勒博知北院樞密事軍旅之事悉委達實遂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六路遼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報宋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耶律達實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為林牙故稱達實林牙云

遼主淳改怨軍為常勝軍○金尼瑪哈陷遼西京

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敗績尼瑪哈摩囉歡鄂背本等繼至尼瑪哈率麾下自具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

虜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遂陷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以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蔡攸為副使帥師巡北邊以應金

朝廷既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强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他

執政皆不得預䟽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貫為宣撫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先是童貫欲圖北方與㶏河鈐轄趙隆論之隆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謝責貫心不悅

夏四月置補校文籍局詔置補完校正文籍局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又令郡縣訪遺書

金使圖克坦烏濟來議師期○金棟摩羅索陷遼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獲阿蘇以歸阿蘇至金金主杖而釋之

遼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騰降于金○遼主

奔額蘇倫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部族遂遁于額蘇倫金古新追之不及北部瑪克實驢馬駝食羊部統瑪古收集散亡會于頗勒錦

五月童貫帥師伐遼敗績于白溝貫退保雄州貶都統制种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盡護諸將分道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之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之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達實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而懼

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背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侍強矯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嗣濮王仲御卒以其弟仲爰嗣○六月遼主淳死蕭幹等尊淳妻蕭氏為太后主國事遂立秦王定為帝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幷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定拒湘陰王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者東立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西立處溫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

其父者處温等相顧微笑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歆枕長歎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死年六十蕭幹等乃立淳妻德妃蕭氏普賢女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遥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

遼李處温伏誅

遼主淳疾亟時自知不起密授處温番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名宰執入議處温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后聽政幹以后命名處温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温懼禍即落髪為僧尋有永清人傅遵説隨郭藥師入燕被擒具言處温嘗遺易州富民趙履仁書達宋將童貫欲為内應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處温問之處温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宥容可使因讒獲罪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向使秦晉國王如周公則

終享親賢之名于後世汝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温無以對乃賜死籍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遼人快之

夏人救遼金斡魯襲敗之于宜水

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次于天德之野谷金將斡魯羅索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詔童貫伐遼以劉延慶為河北河東宣撫都統制

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代种師道為都統制

八月金主旻襲遼主于實納圖遼主敗走

金令音使斡里雅布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遼主在陰山天德之間而鼎呼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大魚濼乃自將精

兵萬人襲之普嘉努斡里雅布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馬多疲乏追及遼主于實納圖軍士至者纔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普嘉努與諸將議耶律伊都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斡里雅布既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遯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迪里諭軍士以君臣之義於是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里雅布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伊都指遼主日月旗以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斡里雅布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遯去遼主兵遂潰斡里雅布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亟追之斡里雅布以騎兵千餘追之至諤勒哲圖遼主棄輜重而遁蕭迪里被執

九月朝散郎宋昭上書諫伐遼詔編管于海州

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

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貽名編管海州

金使圖克坦烏色來

金人聞童貫樂兵恐宋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

高麗王俁卒子楷立

初高麗之俗兄終弟及俁卒諸弟爭國其相李資深立俁子楷詔遣路允迪弔祭先是俁求醫於朝詔二醫往留二年而還楷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于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扞女真乃勁敵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

趙良嗣如金

報使也且言不負約

初**遼涿州留守郭藥師以城來降**

常勝軍帥郭藥師為涿州留守以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直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

八千人奉涿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遼易州守將高鳳以城來降○冬十月改遼燕京為燕山府西京為雲中府詔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山府路為名山後別名雲中府又賜涿州曰涿水郡威行軍檀州曰橫山郡鎮遠軍平州曰漁陽郡撫寧軍易州曰遂武郡營州曰平盧郡順州曰順興郡薊州曰廣川郡景州曰欒川郡并燕山府為山前九州雲中府路則領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并雲中府所謂山後九州也童貫使劉延慶及郭藥師帥師伐遼藥師敗績于燕山延慶退保雄州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

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次于涿州與蕭幹對營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竒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請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三將軍謂光世也已酉延慶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遼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下令納燕人降而盡殺契丹雜衆藥師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宋師聞之以為信然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而

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

以蔡攸為少傅判燕山府○十一月

金使李靖來言燕地十二月趙良嗣如金求營平灤三州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所獻以求援者王黼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普嘉努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辯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之地

郭藥師及遼蕭幹戰于永清敗之詔加藥師武泰軍節度

使〇金主旻陷遼燕京遼主淳妻蕭氏出奔天德　童貫

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斡里雅布率兵七千先之都古嚕納出得勝口尼楚赫出居庸關羅索為左翼富勒呼為右翼趨居庸關尼瑪哈趨南暗口達蘭趨北牛口遼德妃蕭氏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遂以關兵守居庸關戊子金師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金師度關而南庚寅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高六等開門待之遂自南門入使尼楚赫羅索陳于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降辛卯遼百官詣金主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復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斡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

遼俘

遼主奔四部族遼主聞南京陷遂由薩里闕出居四部族詳衮之家

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緑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噰噰亭北直絳霄樓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池鑿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為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凝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斯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

別為山莊為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瑶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為艮嶽記以為山在國之艮位故也蔡絛謂初名鳳凰山後因神降其詩有艮嶽排空霄因名艮嶽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㑹初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其傍植兩檜一夭矯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卧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御雲萬態奇峯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在雲霄表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閹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四方花竹奇石咸萃于斯

珍禽異獸無不畢有矣

戶部獻今年民數時天下分為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馬隋唐疆理雖廣而戶口皆不及可謂盛矣

癸卯

五年遼保大三年○金天輔七年八月太宗晟天會元年

春正月遼奚和勒博自立為奚帝金兵入燕知北院樞密事奚王和勒博即箭笴山自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二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為三王分司建官遼主命都統耶律馬格討之

金使李靖來趙良嗣如金金使李靖來議許六州代租錢詔遣良嗣報聘且求西京等州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府事朝廷以金人將歸燕

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北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藥師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絶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翦盆分給之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五事危急帝怒命貶官而職任如故

金以遼平州為南京命張瑴留守遼平州人張瑴為遼

興軍節度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廸里轂撫定亂者州民推轂領州事天錫帝殂轂知遼必亡乃籍丁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轂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轂情狀於康公弼公弼曰轂狂妄寡謀雖有鄉兵彼何能為示之不疑圖之未晚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轂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尼瑪哈又欲先下平州擒張轂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遂見轂轂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于尼瑪哈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為南京加轂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轂一作覺

遼興中歸德府宜錦乾顯成川豪懿來隰遷潤等州皆降於金○二月以李邦彥趙野為尚書左丞○

遼主追廢故秦晉國王淳為庶人殺淳妻蕭氏蕭德妃見遼主于四部族遼主怒殺之追降天錫帝淳為庶人除其屬籍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三月金使尼楚赫來盧益如金趙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則并燕京不與汝家矣因以荅書先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尼瑪哈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遂命良嗣與靖偕使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

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常勝軍亦當還我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以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略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令據燕管内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尼楚赫來盧益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

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馬宏等持誓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更易者至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温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温訊於金既至尼瑪哈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夏四月金人來歸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童貫蔡攸入燕曲赦河北河東燕雲路遂班師

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庚子貫攸入城時燕之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皆為金人所掠而東唯存空城而已尼瑪哈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貫等奏燕城老

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為之曲赦兩河燕雲而命即日班師乙巳貫等還

金斡魯及斡里雅布襲遼主營于青塚獲秦王定及族屬從臣以歸遼主與戰于白水濼遼師敗績趙王實訥埒復為金人所獲遼主走雲內乞附于金金人不許金主以斡魯為都統斡里雅布副之使襲遼主于陰山青塚之間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達實悉降其衆又獲喀勒扎于白水濼斡魯使斡里雅布尼楚赫羅索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四月戊戌將至青塚遇泥淖不能進斡里雅布與當海四騎以繩繫耶律達實使為鄉導遂直趨遼主駐營之地於時遼主往應州其嬪御諸女見金兵奄至驚駭欲走斡里雅布命騎下執之有頃斡魯等大軍至秦王許王及諸妃女與太叔和囉噶妃秦晉國王淳次妃

幷從臣皆被執獲輜重萬餘乘遼硬寨太保特默格竄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公主特哩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羅索尼楚赫獲遼主左右與帳斡魯兵至薩里門為書招遼主遼主答書請和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濼斡里雅布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寶訥埒及傳國寶追奔二十餘里盡得遼主從馬卓哩特默胡巴爾布達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皆獻于金主金主曰此羣臣之功也遂寘傳國寶于懷中東面恭謝天地因錄諸將功加賞焉遼主使牌印郎君穆喇斡持兔紐金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斡里雅布受之視其文乃元帥燕王之印也斡里雅布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若于量賜土地斡里雅布不許

五月

以楊時為邇英殿說書 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

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乞為宣和會計録以周知天下財出入之數帝首肯之除遹英説書

以收復燕雲加王黼太傅封楚國公鄭居中太保蔡攸少師封英國公進封童貫徐豫國公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居中辭不拜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而賜王黼玉帶居中自陳無功不拜詔

王黼總治三省事○遼主奔夏蕭迪里等以梁王雅里走西北部立為帝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迪里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蕭軍北遣使冊乾順為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為迪里陰謂耶律烏哲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効節之秋不早為計柰社稷何乃共刼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改元神歷雅里性寛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有自歸者即官之因謂左右曰欲附來歸不附則去何須威逼耶每取唐貞觀政要及林牙資忠所作治國詩令侍從讀之烏爾古部節度使吉勒札德呼勒部統軍托卜嘉都監圖魯卜等各率其衆來附自是諸部繼至而雅里日漸荒怠好擊鞠特默格切諫乃不復出以迪里為樞密使特默格副之從行有疲困者輒振給之直長保德諫曰今國家空虛賜賚

若此將何以相給耶雅里怒曰昔畋于福山鄉誑獵官今復有此言若無諸部我將何取不納初令羣牧運鹽濼倉粟而民盜之議籍以償雅里乃自為直每粟一車償一羊三車一牛五車一馬八車一駝左右曰今一羊易粟二斗且不可得乃償一車雅里曰民有則我有若令盡償民何堪焉

奚和勒博為其下所殺

和勒博為耶藥師所敗一軍離心其黨耶律阿固齊等遂殺和勒博

六月

遼張瑴以平州來歸

金人以燕地與宋以遼宰相左企弓為中書令虞仲文曹義勇為樞密使康公弼參中書省事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瑴曰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無所安集公今臨巨鎮握强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瑴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中興

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山之軍外得宋為之援又何懼焉瑴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召與議石至其言與之合瑴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遣議事官趙秘校往數企弓等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皇叔秦晉國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降封湘陰三也天祚遣知閤王有慶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檄書始至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降六也不顧大義臣事于金七也根括燕財取悅于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發兵先下平州十也爾有十罪所不容誅企弓等無以對遂皆縊殺之瑴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

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㲄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與黨至汴以聞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㲄聞之自謂得計　嗣濮王仲爰卒以其弟仲理嗣○鄭居中卒○以蔡攸領樞密院○秋七月童貫致仕○以譚稹為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禁元祐學術○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遼蕭幹復景薊州遂伐燕京及郭藥師戰于峰山幹敗走為其下所殺傳首京

師詔加藥師太尉○金主旻卒弟安班貝勒烏奇邁立更名晟金主去燕京六月有疾命尼瑪哈為都統晉嘉努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遼而還八月戊申至布圖樂而殂年五十六國倫貝勒舍音等共請烏奇邁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以舍音鄂特本同輔政鄂特本太祖庶長子也九月葬太祖於海古勒城西太祖豁達大度知人善任衆樂為用雖不克滅遼以遺後人然其規摹皆其創始也冬十月遼主復渡河東居于圖魯卜部耶律達實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達實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耶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遼主雅里死蕭迪里等復立耶律珠拉為帝雅里獵于扎拉

山二日而射黄羊四十狼二十一因致疾殂年三十蕭迪里欲擇可立者耶律烏哲言興宗孫珠拉才德純備衆以為然遂立之

張穀敗金棟摩于兔耳山詔加穀泰寧軍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幸王黼第觀芝○貶轉運使乏上供錢者二十二人○金斡里雅布襲平州張穀奔燕山守將張忠嗣張敦固以城降金使入城敦固殺之初金聞平州歸宋帥師攻之而敗金主復使斡里雅布代棟摩斡里雅布遂自廣寧進趨平州會張穀聞宋犒賜將至喜而遠迎斡里雅布乘其無備襲之城中人與戰而敗穀不得還乃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都統張忠嗣張敦固以平州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則殺其使者閉門固守詔王

安中殺張轂以畀金人韓里雅布遣人以納叛來責王安中諱之金人索之益急安中取貌類轂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轂也遂欲以兵攻燕詒安中以轂與金安中不得已縊轂殺之函其首併其二子送於金師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因宣言曰金人欲轂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矣當奈何安中奏其言且力求罷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與師矣

遼主珠拉及蕭迪里為亂兵所殺○金人來歸武朔州宋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會尼瑪哈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索之童貫不遺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

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金

斡里雅布遣使如夏斡里雅布趣天德遼耶律慎思降之因言夏國迎護遼主渡大河矣斡里雅布乃以便宜與夏議和具書略曰奉詔有之夏主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兹巳舉遼國若能如事遼之日以效職貢當聽其來毋致疑貳若遼主至彼可令執送且許割地盖欲沮其援遼之心也

十二月金使高居慶來賀正旦也名王安中為上清寳籙宫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金主以其弟舍音為安班貝勒○金使李靖來告哀也

甲辰六年遼保大四年金天會二年春正月置書藝所○遣連南夫如金

弔祭也遼主居于都統耶律瑪古營金人襲之遼主奔烏爾古德呼勒部遼主棄營北走瑪古為金人所執瑪克實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時從臣乏食咸以衣易羊至烏爾古德呼勒部封瑪克實為神裕悅王夏主遣使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界之夏得金書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且受割賜之地尼瑪哈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伊實扎蘭部圖嚕濼西之地與之二月以令盪為安定郡王令盪秦王德昉四世孫也帝耕籍田○李邦彥以父喪去位

○遼耶律達實自立為王率衆西走遼主時得達實及瑪克實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達實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則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及陷

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自雲中而播遷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漢地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達實遂殺知北院樞密事蕭伊遜及坡里置北南面官屬自立為王率鐵騎二百宵遁而西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蕭宣撫司未嘗有許糧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趙良嗣許之矣稹曰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怒皇后親蠶○閏月金使王阿哈如夏賜以誓詔也自是兩國信使不絕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為尚書左丞○五月金使高珠高興輔來高珠致遺留物興輔告即位六月金棟摩克平州殺張敦固○秋七

月許亢宗如金（賀即位也）置璣衡所○遼主復取天德東勝寧邊雲内等州至武川遇金人戰于昂阿下水而潰遂走山陰居于伊都谷○八月譚稹罷以童貫領樞密院為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赦（以復燕雲也）九月以白時中為特進太宰李邦彦為少宰趙野守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更名艮嶽為壽嶽（以金芝產於艮嶽萬壽峯故也時帝患苑囿之衆力不能支數有厭惡之言由是羣閹興築之議稍息）金使烏哲訥來（賀生辰也）冬十月詔毀蘇洵

蘇軾蘇轍黃庭堅文集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罪

遼主以圖魯卜部人頞爾克為本部節度使遼主納頞爾克之妻恩克故有是命

十一月王黼有罪詔令致仕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為畫奪宗之計未成會其家玉芝產堂柱帝臨觀之而黼第與梁師成連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㮚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

詔蔡攸講議財利于尚書省罷應奉局自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橫賦以羨為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

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

十二月詔百官遵行元豐法制○復詔

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

王黼既致仕朱勔力請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至代京入奏事絛每造朝侍從已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從後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為戶部侍郎媒蘖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之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

書而已 河北山東盜起○金使高居慶來賀正旦也

乙巳 **七年** 遼保大五年○西遼德宗耶律達實延慶元年 金天會三年○是歲遼亡金代西遼建國

春正月遼主如党項二月至應州城東金羅索獲之以歸

党項小呼嚕遣人請遼主臨其地戊子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却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已丑遇雪無禦寒具護衛太保蕭珠展亟以貂裘帽進遂次絶糧蕭珠展進麨與棗遼主欲憩蕭珠展即跪坐倚之假寐蕭珠展輩惟嚙氷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遂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呼嚕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羅索等所獲遼遂亡史臣曰遼

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徼外席卷河朔樹晉植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英謀叡畧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穆宗殘暴連遭弑逆而神器不揺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疊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内修政事外拓疆宇申固隣好四境乂安降臻天祚既丁末運又𣂢人望崇信姦回自椓國本羣下離心金兵一集内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蠭起馴至土崩良可哀也

雨木冰〇

遼

歸粟于金

詔京師運米五十萬石至燕山令工部侍郎孟揆親往措置蓋欲致之金也

耶律達實稱帝于奇爾瑪勒

達實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勒達詳衮崇烏魯崇烏烏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遂西至哈屯城駐于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及十八部王諭之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歴世九主歴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於外日

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衆亦有軫我國家憂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塗炭者乎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遺書假道于回鶻王必里克必里克得書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銳氣自倍至塔什干西域諸國舉兵號十萬號呼喇織來拒戰兩軍相望三里許達實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乃遣蕭斡哩埒耶律松山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右蕭拉布及耶律穆蘇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左大石自以餘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呼喇織大敗殭屍數十里駐軍塔什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奇爾瑪勒二月甲申羣臣共冊立達實為帝改元延

慶年三十八號格爾汗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世謂之西遼既而追謚其祖考為帝立妻蕭氏為昭德皇后因謂羣臣曰朕與卿等行三萬里跋涉沙漠夙夜艱勤賴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大位爾祖父宜加卹典共享尊榮乃加蕭頽哩坶四十九人祖父封爵

夏四月保和殿大學士兼侍讀蔡絛有罪免詔蔡京復致仕

蔡絛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絛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為請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梠於黄州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譏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制從之

復行元豐官制

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名虛而勿授

三公但為階官毋領三省事六月封宦者童貫為廣陽郡王詔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故有是命加蔡攸太保○秋八月金主晟降封故遼主延禧為海濱王癸卯金西南北路都統斡魯以遼主延禧至拉林河甲辰告於太祖旻廟丙午見金主晟遂降封為海濱王以蕭珠展盡忠甚加禮遇九月金使李孝和來以獲遼主來告慶也有狐升御榻而坐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盡之冬十月金舍音等分道南侵初宋兵三千自海道破金九寨殺馬城縣戍將節度使盧斡取銀牌兵仗及馬

而還斡里雅布在平州遣人來索户口宋人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里雅布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兵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伊都劉彥宗又言不必用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伐宋以安班貝勒含音統領都元帥尼瑪哈為左副元帥古新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伊都為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達蘭為六部路都統棟摩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斡里雅布監棟摩彥宗兩軍戰事置樞密院於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置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知院事

十一月以种師道為河東河北路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金師十二月金尼瑪哈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尼瑪哈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宣

遂圍太原知府張孝純禦之

撫使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尼瑪哈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餘悉還金國擴至軍前尼瑪哈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尼瑪哈曰先帝與宋人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宋違約陰納張瑴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畧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瑴之請上深悔之顧相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胷中乞且交蔚應飛狐靈丘之地尼瑪哈笑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納張瑴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

禦貫不從既而尼瑪哈遣王介儒薩里穆爾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且言今已興兵辭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薩里穆爾曰兵已興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入不幾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旦渝盟舉兵相向豈不顧南朝積累之國若稍飭邊備安能遽侵薩里穆爾曰國家若以貴朝為可憚則不長驅矣後牒且來公必見之莫若勸童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驚懣不知所為即與所屬以赴闕稟議為名欲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

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子乎尼瑪哈既入朔代州中山府遂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金斡里雅布入檀薊州郭藥師迎戰于白河敗績遂還燕山執知府蔡靖以降金盡取燕山州縣

郭藥師驕恣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常勝軍士横暴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王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於是良械精甲藥師令其部曲持以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名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

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馬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棹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金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亦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斡里雅布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企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敗績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刼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斡里雅布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斡里雅布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罷浙江諸路花石綱延福宮西城租課及內外製造局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內侍成

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埽精鋭以北萬有一不枝梧何以善吾後盡留以衛根本不從

以皇太子為開封牧

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議避兵之計蔡攸探知帝意欲内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深入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梲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

詔臣庶極諫天下勤王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諸局

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之王黼大怒遂不見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以虛中為保和殿大學士至是金兵日逼帝甚憂懼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並

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
草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
之帝即命虛中草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託於士民
君王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於中心而過咎形於
天下蓋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
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
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
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
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
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應
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
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為
國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其
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雖有
失當亦不加罪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
虛中又請出宮人罷應奉等遂罷道官及大晟府行

幸局暨諸局務以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時欲名熙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中令其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謂虛中曰卿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命為宣諭使虛中以檄名姚古种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以吳敏為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強盛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使公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名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名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

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皇太子

帝傳位于皇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居龍德宮

庚申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辛酉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以李綱為兵部侍郎

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名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拜為兵部侍郎

立妃朱氏為皇后

后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南仲帝東宮舊僚也李鄴如金師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斡里雅布欲還鄴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請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以謝天下時天下皆知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遼金敗祖宗之盟失守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

通鑑續編卷十二